

汪曾祺经典文集



解后

汪曾祺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汪曾祺经典文集



解后

汪曾祺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邂逅 / 汪曾祺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201-11557-3

I. ①邂… II. ①汪…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6281 号

邂逅

XIEHOU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网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策 划: 苏爱丽
责任编辑: 章 赅
制 版: 北京书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 森·文化艺术创意工作室

印 刷: 三河市华成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 32 开
印 张: 8.25
字 数: 19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目录

邂逅	\1
待车	\12
安乐居	\20
双灯	\31
王四海的黄昏	\34
岁寒三友	\48
七里茶坊	\67
鸡毛	\83
小姨娘	\93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	\99
晚饭花	\104
钓人的孩子	\116
历史	\121
羊舍一夕	\124
黄油烙饼	\153

尾巴	\162
云致秋行状	\164
星期天	\189
拟故事两篇	\204
故人往事	\209
桥边小说三篇	\223
寂寞和温暖	\240



/
 邂逅
 /

船开了一会儿，大家坐定下来。理理包篋，接起刚才中断的思绪，回味正在进行中的事务已过的一段的若干细节，想一想下一步可能发生的情形；没有目的的擒纵一些飘忽意象；漫然看着窗外江水；接过茶房递上来的手巾擦脸；掀开壶盖让茶房沏茶；口袋里摸出一张什么字条，看一看，又搁了回去；抽烟，打盹；看报；尝味着透入脏腑的机器的浑沉的震颤——震得身体里的水起了波纹，一小圈，一小圈；暗数着身下靠背椅的一根一根木条；什么也不干，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近乎是虚设的“在”那里；观察，感觉，思索着这些……各种生活式样摆设设在船舱座椅上，展放出来；若真实，又若空幻，各自为政，没有章法，然而为一种什么东西范围概括起来，赋之以相同的一点颜色。那也许是“生活”本身。在现在，即是“过江”，大家同在一条“船”上。

在分割了的空间之中，在相忘于江湖的漠然之中，他被发现了，

象从一棵树下过，忽然而发现了这里有一棵树。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他一定是刚刚进来。虽没有人注视着舱门如何进来了一个人，然而全舱都已经意识到他，在他由动之静，迈步之间有停止之意而终于果然站立下来的时候，他的进来完全成为了一个事实。像收到了一个通知似的，你向他看。

你觉得若有所见了。

活在世上，你好像随时都在期待着，期待着有什么可以看一看的事。有时你疲疲困困，你的心休息，你的生命匍伏着像一条假寐的狗，而一到有什么事情来了，你醒豁过来，白日里闪来了清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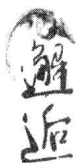
常常也是一涉即过，清新的后面是沉滞，像一缕风。

他停立在两个舱门之间的过道当中，正好是大家都放弃而又为大家所共有的一个自由地带——他为什么不坐，有的是空座位。一他不准备坐，没有坐的意思，他没有从这边到那边看一看，他不是在挑选那一张椅子比较舒服。他好像有所等待的样子——动人的是他的等待吗？

他脉脉地站在那里。在等待中总是有一种孤危无助的神情的，然而他不放纵自己的情绪，不强迫人怜恤注意他。他意态悠远，肤体清和，目色沉静，不纷乱，没有一点焦躁不安，没有忍耐。——你疑心他也许并不等待着什么，只是他的神情总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而已。

他整洁，漂亮，颇长，而且非常的文雅，身体的态度，可欣可感，都好极了。难得的，遇到这样一个人。

哦——他是个瞎子——他来卖唱——他是等着这个女孩子进来，那是他女儿，他等待着茶房沏了茶打了手巾出去，（茶房从他面前经过时他略为往后退了退，让他过去，）等着人定，等着一个适当的机会开口。





她本来在那里的？是等在舱门外头？她也进来得正是时候，像她父亲一样，没有人说得她怎么进来的，而她已经在那里了，毫不突兀，那么自然，那么恰到好处，刚刚在点上。他们永远找得到那个千载一时的成熟的机缘，一点不费力。他已经又在许多纷纭褶曲的心绪的空隙间插进他的声音，不知道什么时候，说了句简单的开场白，唱下去了。没有跳跟呼喝，振足拍手，没有给任何旅客一点惊动，一点刺激，仿佛一切都预先安排，这支曲子本然已经伏在那里，应当有的，而且简直不可或缺，不是改变，是完成；不是反，是正；不是二，是一……

一切有点出乎意外。

我高兴我已经十年不经过这一带，十年没有坐这种过江的渡轮了，我才不认识他。如果我已知他，情形会不会不同？一切令我欣感的印象会不存在——也不，总有个第一次的。在我设想他是一种什么人的时候我没有想出，没有想到他是卖唱的。他的职业特征并不明显，不是一眼可见，也许我全心倾注在他的另一种气质，而这种气质不是，或不全是生成于他的职业，我还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来判断，甚至没想他是何以为生的？如果我起初就发现——为什么刚才没有，直到他举出来轻轻拍击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手里有一副檀板呢？

从前这一带轮船上两个卖唱的，一个鸦片鬼，瘦极了，嗓子哑得简直发不出声音，咤咤的如敲破竹子；一个女人，又黑又肥，满脸麻子——他样子不像是卖唱的？其实要说，也像，卖唱的样子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他不满身是那种气味。腐烂了的果子气味才更强烈，他还完完整整，好好的。他样子真是好极了。这是他女儿，没有问题。

他唱的什么？

有一回，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得大极了，河封住了，船没法子

开，我因事须赶回家去，只有起早走，过湖，湖都冻得实实的，船没法子过去，冰面上倒能走。大风中结了几个伴在茫茫一片冰上走，心里感动极了，抽一支烟划一根洋火好费事！一个人划洋火成了全队人的事情……（我掏了一枝烟抽，）远远看见那只轮船冻在湖边，一点活意都没有，被遗弃在那儿，红的，黑的，都是可怜的颜色。我们坐过它很多次，天不这么冷，现在我们就要坐它的。忽然想起那两个卖唱的。他们在那里了呢，雪下了这么多天了。沿河堤有许多小客栈，本来没有什么人知道的，你想不到有那么多，都有了生意了，近年下，起早走路的客人多，都有事。他们大概可以一站一站的赶，十多里，二三十里，赶到小客栈里给客人解闷去，他们多半会这么着的。封了河不是第一次，路真不好走。一个人走起来更苦，他们其实可以结成伴。哈，他们可以结婚！

这我想过不止一次了，颇有为他们做媒之意。“结婚”，哈！但是他们一起过日子很不错，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有个照应。可是怪，同在一路，同在一条船上卖唱，他们好像并没有同类意识，见了面没有看他们招呼过，谈话中也未见彼此提起过，简直不认识似的。不会，认识是当然认识的。利害相妨，同行妒忌，未必吧，他们之间没有竞争。

男的鸦片抽成了精，没有几年好活了，但是他机灵，活络得多，也皮赖，一定得的钱较多。女的可以送他葬，到时候有个人哭他，买一陌纸钱烧给他——你是不是想男的可以戒烟，戒了烟身体好起来，不喝酒，不赌钱，做两件新蓝布大褂，成个家，立个业，好好过日子，同偕到老？小孩子！小孩子！不，就是在一个土地庙神龛鬼脚下安身也行，总有一点温暖的——说不定他们还会生个孩子。

现在，他们一定结伴而行了，在大风雪中挨着冻饿，挨着鸦片





烟，十里二十里的往前赶一家一家的小客栈了。小客栈里咸菜辣椒煮小鲫鱼一盘一盘的冒着热气，冒着香，锅里一锅白米饭。今天米价是多少？一百八？

下来一半（路程）了吧？天气好，风平浪静。

他们不会结婚，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上头去过。这个鸦片鬼不需要女人，这个女人没有人要。别看这个鸦片鬼，他要也才不要这个女人！他骨干肢体毁蚀了，走了样，可是本来还不错的，还起原来很有股子潇洒劲儿。那样的身段是能欣赏女人的身段，懂得风情的身段。这个女人没有女人味儿！鸦片鬼老是一段《活捉张三郎》，挤眉瞪眼，伸头缩脖子，夸张，恶俗，猥亵，下流极了。没法子。他要抽鸦片。可是要是没法子不听，还是宁可听他吧。他聪明，他用两枝竹筷子丁丁当当敲一个青花五寸盘子，敲得可是神极了，溅跳洒泼，快慢自如，有声有势，活的一样。他很有点才气，适于干这一行的，他懂。那个黑麻子女人拖把胡琴唱“你把那，冤枉事勒欧欧欧欧欧欧……”实在不敢领教。或者，更坏，不知那里学来的一段《黑风帕》。这个该死的蠢女人！

他们秉赋各异，玩意儿不同，凑不到一起去。

真不大像是——这女孩子配不上他父亲，还不错，不算难看，气派好，庄静稳重，不轻浮，现在她接她父亲的口唱了。

有熟人懂得各种曲子的要问问他，他们唱的这种叫什么调子。这其实应当说是一种戏文，用的是代言体，上台彩扮大概不成吧，声调过于逶迤曼长了。虽是两人递接着唱，但并非对口，唱了半天，仍是一个人口吻。全是抒情，没有情节。事实自《红楼梦》敷衍而出。黛玉委委屈屈向宝玉倾诉心事。每一段末尾长呼“我的宝哥哥儿来”，可是唱得含蓄低婉，居然并不觉得刺耳。颇有人细细地听，凝着神，

安安静静，脸上恻恻的，身体各部松弛解放下来，气息深深，偶尔舒一舒胸，长长透一口气，纸烟灰烧出一长段，跌落在衣襟上，碎了，这才霍然如梦如醒。有人低语：

“他的眼睛——”

“瞎子，雀盲。”

“哦——”

进门站下来的时候就觉得，他的眼睛有点特别，空空落落，不大光彩，不流动。可是他女儿没有进来之先他向舱门外望了一眼，他扬头，样子不像瞎眼的人。瞎眼人脸上都有一种焦急愤恨，眼角嘴角大都要变形的，雀盲尤其自卑，扭扭捏捏，藏藏躲躲，他没有，他脸上恬静平和极了。他应当是生下来就双眼不通，不会是半途上瞎的。

女孩子唱的还不如他父亲——听是还可以听。

这段曲子本来跟多数民间流行曲子一样，除了感伤，剩下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可是他唱得感伤也感伤，一点都不厉害。唱得深极了，远极了，素雅极了，醇极了，细运轻输，不枝不蔓，舒服极了。他唱的时候没有一处摇摆动幌，脸上都不大变样子，只有眉眼间略略有点凄愁。像是在深深思念之中，不像在唱——啊不，是在唱，他全身都在低唱，没有那一处是散涣叛离的。他唱得真低，然而不枯，不弱，声声匀调，字字透达，听得清楚分明极了，每一句，轻轻地拍一板，一段，连拍三四下。女儿所唱，格韵虽较一般为高，但是听起来薄，松，含糊，懒懒的，她是受她父亲的影响，摹仿父亲而没有其精华神髓，她尽量压减洗涤她的嗓音里的野性和俗气，可是她的生命不能与那个形式蕴合，她年纪究竟轻，而且性格不够。她不能沉湎，她心不专，她唱，她自己不听。她没有想跳出这个生活，她是个老实孩子。老实孩子，但不是没有一些片片段段的事实足以教她分心，教她不能



全神贯注，入乎其中。

她有十七八岁了吧？有啰，可能还要大一点。样子还不难看。脸宽宽的，鼻子有点塌，眼睛分得很开。搽了一点脂粉，胭脂颜色不好，桃红的。头发修得很齐，梳得光光的，稍为平板了一点，前面一个发卷于是显得像个筒子，跟后面头发有点不能相连属。腰身粗粗的，眼前还不要紧，千万不能再胖。站着能够稳稳的，腿分得太开，脚不乱动，上身不扭，然而不僵，就算难得的了。她的态度救了她的相貌不少。她神色间有点疲倦，一种心理的疲倦。她有了人家没有？一件黑底小红碎花布棉袍，青鞋，线袜，干干净净。又是父亲了，他们轮着来。她唱得比较少，大概是父亲唱两段，女儿唱一段。

天气真好，简直没有什么风。船行得稳极了。

谁把茶壶跟茶杯挨近着放，船震，轻轻地碰出瓷的声音，细细的，像个金铃子叫。哎呀，叫得有点烦人！心里不舒服，觉得恶心。好了，平息了，心上一一点霉斑。让它叫去吧，不去管它。

是不是这么分的，一个两段，一个一段？这么分法有什么理由？要是倒过来，现在这么听着挺合适，要是女儿唱两段父亲唱一段呢，这个布局想象得出么？两种花色编结起来的连续花边，两朵蓝的，间有一朵绿的，（紫的，黄的，银红的，杂色的，）如果改成两朵绿的一朵蓝的呢？……什么蓝的绿的，不像！干什么用比喻呢，比喻不伦！有没有女儿两段父亲一段的时候？分开了唱四段比连作唱三段省力——两个人比一个人唱好，有变化，不单调，起来复舒卷感，像花边。比喻是个陷阱，还是摔不开！接口接得真好，一点不露痕迹，没有夺占，没有缝隙，水流云驻，叶落花开，相契莫逆，自自在在，当他末一声的有余将尽，她的第一字恰恰出口，不颌首，不送目，不轻轻咳嗽，看不出一点点暗示和预备的动作。

他们并排站着，稍有一段距离。他们是父女，是师徒，也还是同伴。她唱得比较少，可是并不就是附属陪衬。她并不多余，在她唱的时候她也是独当一面，她有她的机会，他并不完全笼罩了她，他们之间有的是平等，合作时不可少的平等。这种平等不是力求，故不露暴，于是更圆满了——真的平等不包含争取。父亲唱的时候女儿闲着，她手里没有一样东西，可是她能那么安详！她垂手直身，大方窈窕，有时稍稍回首，看她父亲一眼，看他的侧面，他的手。她脚下不动。

他自己唱的时候他拍板，女儿唱的时候他为女儿拍板，他从头没有离开过曲子一步。他为女儿拍板时也跟自己拍板时一样。好像他女儿唱的时候有两起声音，一起直接散出去，一起流过他，再出去。不，这两条路亦分亦合，还有一条路，不管是他和她所发的声音都似乎不是从这里，不是由这两个人，不是在我们眼前这个方寸之地传来的，不复是一个现实，这两个声音本身已经连成一个单位。——不是连成，本是一体，如藕于花，如花于镜，无所凭藉，亦无落著，在虚空中，在天地水土之间……

女孩子眼睛里看见什么了？一个客人袖子带翻了一只茶杯，残茶流出来，渐成一线，伸过去，伸过去，快要到那个纸包了——纸包里是什么东西？嘻，好了，桌子有一条缝，茶透到缝里去了——还没有——还没有——滴下来了！这种茶杯底子太小，不稳，轻轻一偏就倒了。她一边看，一边唱，唱完了，还在看，不知是不是觉得有人看出了，有点不好意思，微低了头，面色肃然。有人悄悄的把放在桌上的香烟火柴放回口袋里，快到了吧？对岸山浅浅的一抹。他唱完了这一段大概还有一段，由他开头，也由他收尾。

完了，可是这次好像只有一段？女儿走下来收钱，他还是等在那



儿。他收起檀板，敛手垂袖而立，温文恭谨，含情脉脉，跟进来时候一样。

他样子真好极了。人高高的，各部分都称配，均衡，可是并不伟岸，周身一种说不出的优雅高贵。稍稍有点衰弱，还好，还看不出有病苦的痕迹。总有五十岁左右了。今天是十三，过了年才这么几天，风吹着已经似乎不同了。——他是理了发过的年吧，发根长短正合适。梳得妥妥贴贴，大大方方。头发还看不出白的——他不能自己修脸吧？也还好，并不惨厉，而且稍为有点阴翳于他正相宜，这是他的本来面目，太光滑了就不大像他了。他脸上轮廓清晰而固定，不易为光暗影响改变。手指白白皙皙，指甲修得齐齐的——干净极了！一眼看去就觉得他的干净。可是干净得近人情，干净得教人舒服，不萧索，不干燥，不冷，不那么兢兢翼翼，时刻提防，觉得到处都脏，碰不得似的。一件灰色棉袍，剪裁得合身极了。布的。看上去料子像很好？是布的。不单是袍子，里面衬的每一件衣裤也一定都舒舒齐齐，不破，不脏，没有气味，不窝囊着，不扯起来，口袋纽子都不残缺，一件套着一件，一层投着一层，袖口一样长短，领子差不多高低，边对边，缝对缝。还很新，是去年冬天做的。袍子似乎太厚了一程，有点臃肿，减少了他的挺拔——不，你看他的腮，他真该穿得暖些啊。他的胸，他的背，他的腰肋，都暖洋洋的，他全身正在领受着一重丰厚的暖意，——一脉近于叹息的柔情在他的脸上。

她顺着次序走过一个一个旅客，不说一句话，伸出她的手，坦率，无邪，不局促，不扭呢，不争多较少，不泼刺，不纠缠，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这女孩子实在不怎样好看，她鼻子底下有颗痣。都给的。有一两个，她没有走近，看样子他也许没有，然而她态度中并无轻蔑之意，不让人不安。有的脸背着，或低头扣好皮箱的锁，她轻轻在袖子

上拉一拉——真怪，这样一个动作中居然都包含一点卖弄风情，没有一点冒昧。被拉的并不嗔怪，不声不响，掏出钱来给她。有人看着他，他脸一红，想分辩，我不是——是的，你忙着有事，不是规避，谁说你小气的呢，瞧瞧你这样的人，像吗——于是两人脸上似笑非笑了一下，眼光各向一个方向挪去——这两个人说不定有机会认识，他们老早谈过话了。在澡堂里，饭馆里，街上，隔着干日子，碰着了，他们有招呼之意，可是匆匆错过了，回来，也许他们会想，这个人好面熟，哪里见过的？——大概想不出究竟是哪里见过的了吧？——人应当记日记。——给的钱上下都差不多，这也好像有个行情，有个适当得体的数目，切合自己生活，也不触犯整个社会。这玩意儿真不易，够学的！过到老，学不了，学的就是这种东西？这是老练，是人生经验，是贾宝玉反对的学问文章，我的老天爷！这一位，没有零的，掏出来一张两万关金券，一时张皇极了，没有主意，连忙往她手里一搁，心直跳，转过身来伏在船窗上看江水，他简直像大街上摔了一大跤——哎，别介，没有关系。差不多全给的。然而送给舱里任何一位一定没有人要，一点不是一个可羡慕的数目。上海正发行房屋奖券，过里头一定有人买的，就快开奖了，你见过设计图样吗？从前用铜子，主唱的多用小藤册子接钱，投进去磬磬的响。

都收了，她回去，走近她父亲——她第一次靠着她父亲，伸一个手给他，拉着他，她在前，他在后，一步一步走出去了。他是个瞎子。我这才真正的觉得他瞎，看到他眼睛看不见，十分地动了心。他的一切声容动静都归纳摄收在这最后的一瞥，造成一个印象，完足，简赅，具体。他走了，可是印象留下来。他们是父女，无条件的，永远的，没有一丝缝隙的亲骨肉。不，她简直是他的母亲啊！他们走了……





“他们一天能得多少钱？”

“也不多——轮渡一天来回才开几趟。夏天好，夏天晚上还有人叫到家里唱。”

“那他们穿的？”

“暖——”

船平平稳稳地行进，太阳光照在船上，船在柔软的江水上。机器的震动均匀而有力，充满健康，充满自信。舱壁上几道水影的反光幌荡。船上安静极了，有秩序极了——忽然乱起来，像一个灾难，一个麻袋挣裂了，滚出各种果实。一个脚夫像天神似的跳到舱里。到了，下午两点钟。

待车

书放在映着许多倒影的漆桌上。烫金字的书脊在桌面造成了一条低低的隧道。分在两边的纸叶形成一个完全的对称。不用什么东西镇住，也不致把角上的单数号码变成双数的或把双数的变为单数的。平平贴贴，如被一只美丽的手梳得极好的柔润的发。应当恰是半本的地方。

下午渐渐淡没了。如一杯冲过太多次的茶，即使叶子是极好的。

云自东方来，自西方来，南方来，北方来，云自四方来。云要向四方散去。

将晚的车上堆积的影子太多了，是的，将晚的车上堆积的烟灰太多了。风和太阳把两边的树绿尽向车上倾泼，弄得车里车外淋淋漓漓。因此，车拚着命跑。可不是，表的声息都弱了。如落花，表的声息积满一室，又飘着，上上下下，如柳絮呢。

只要是吹的，不论是什么风。

风吹着春天，好轻好轻。

